

雁语书香

联大学者的一次鸡足山文化苦旅

张旗

1943年，西南联大费孝通、罗常培、潘光旦、曾昭抡、孙福熙5教授登临鸡足山，罗常培逐日较为详尽地记载了这一游览始末，写成《鸡足巡礼》传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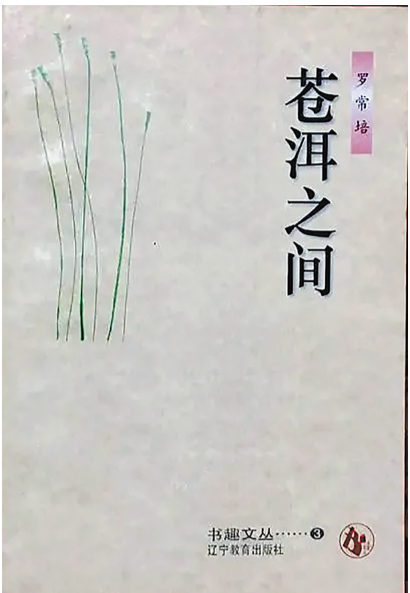
据罗常培所记，2月5日上午，5教授一行在大理洱海海边才村乘渔船至挖色。当时，挖色至鸡足山，有两条路可走，前山一路远而好走，但要两天行程；后山一路近而荒僻，约70余里，却当天即可登临鸡足山金顶。遂取道后山，自挖色骑马，经过官邑村、小长曲、大长曲，翻过月亮山，到达鸡足后山。鸡足后山，其时一片积雪，琼崖玉谷，洁白耀眼，冰封雪埋的山路，滑得马三步一蹶，深一脚，浅一脚，行至夜幕降临，在暗沉沉的夜色里，偕白雪跋涉，登上鸡足山天柱峰金顶。

在《鸡足巡礼》中，罗常培记述了在天主峰巅，教授们“冒着刺面的寒风，爬上了楞严塔的第三级”，凭高远眺鸡足山“四观”，游览观赏了明代高僧和尚颇慕慕交的“鸡足四友”之一华首门，“站在这里俯仰瞻眺，雄奇渊奥的感觉同时并起。凝神默化，又好像置身在一幅万仞苍崖图中，恍恍惚惚地连自己究竟在哪里都似乎辨别不出来”，赞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邦彪（即大错和尚）拿它当作奇友，可谓善于品题”了。

此行之前，著名地理学家张印堂先生在大理就对费孝通讲：“鸡足山所有的绝壁悬崖，如果搬到了江南，自可称霸一方，压倒虎丘，但是在这个山国里实在算不得什么！何况洱西苍山，这样的通得近；玉龙雪山又遥遥在望。”费孝通则道：“我们就慕鸡足山的佛

名，不远千里，前来朝山！”一语道破这位著名社会学家此行的目的，正是冲着鸡足山人文而来的。

作为人文学者，登临鸡足山的费孝通们当然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在石钟寺，他们鉴赏了明、清高僧担当、大错和临济宗第71代中峰和尚的立轴墨迹；在祝圣寺，他们看到了住持怀空不肯轻易示人的“镇山之宝”：清乾隆间屈尔泰所画的墨龙。“全幅宽约八尺，长亦如之。头部昂举，右爪前攫，姿态极为雄健。其余半匿云中，若隐若现，惟其首首不见尾，才格外蕴蓄着神奇莫测的韵味。”在以丽江木土司世为护法檀越的悉檀寺里，藏有一部《木氏宦谱》，是完整研究明代云南土司制度、云南地方史及滇西北纳西、藏、普米、白、彝、傈僳等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谱前有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杨升庵所作的序文和木氏十六世考的图片。罗常培是语言学家，对历史和考据也有很高的修养，对这部宦谱后来作了研究，写出了



《苍洱之间》一书；潘光旦写的《苍洱鸡足行程日记》分两次刊登在《自由论坛》上。《鸡足朝山记》《苍洱之间》两书，由于在抗战期间的后方印行，印数不多，流传不广。1996年9月，辽宁教育出版社把《苍洱之间》编入《书魂文丛》第三辑出版，印数10000册。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40年代初，罗常培曾三次从昆明赴苍山洱海间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为那里的自然景物、风土民情、民间传说、历史遗迹所感动，学术研究之余，写成《苍洱之间》这部文化散文，给现今成为旅游胜地的大理，留下

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一文，文中首次提出“父子连名制是广义的藏缅族的文化特征”。

鸡足山之游后，他们收获了三种学人游记。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共7篇，当年5月在《生活导报》连载后受读者欢迎，即以“生活导报文丛之一”出版单行本。罗常培的《鸡足巡礼》《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收入

了这份历史人文写照，尤为珍贵。

在《鸡足朝山记》后记中，费孝通写道：“偶然的机缘，在旧年的年底，我偷闲到鸡足去朝了一次山。带着一点幼年逃塾的心情，溜出了沉重的公私冗务，在这白雪没蹄、寒风入骨的高山顶上，瞩目人间，世界原是广阔的！我瞻仰名寺，深沉自察，这五年的生活表层下展出了它的温存和春气，我见到了孩子的微笑。十丈金身的座前，我感激上帝的仁慈，他私自留下最美的人情，专门报酬人间的穷困。我自负地安慰自己，即使我有时忘记了世界的广阔，可是我的确是尝到了人间的深邃。”字里行间流露出，鸡足山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此行给费的心灵以慰藉，原先不安、忧伤、躁动的心情归于平静，真切地感到这人世间原有很多生之乐趣，有很多可亲、可感、可追求的事。是的，置身这样的境界，人的目光不能不流向深远，胸襟不能不变得博大，对人生的意义和自身的存在价值不能不有所思考，并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古往今来，无论何人，都会被鸡足山的魅力折服，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这是可以肯定的。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者，早年留学英国，同时深谙中国佛教文化，因此，他笔下的《鸡足朝山记》便成为一部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相遇、相融而成的作品，这是与古丈士大夫们所作的《游鸡足山记》最大的区别。费孝通用佛教的意蕴反省自身，作为现代文化传播者的社会科学家，于此无意间流露出他潜意识里的真诚。

书香云南

史的厚重 文的优美

——评米切若张散文选《灵感高原》

张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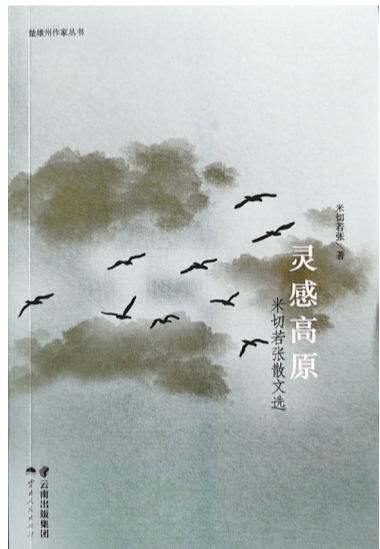
近来，列入“楚雄州作家丛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灵感高原——米切若张散文选》（2021年3月版），精选了米切若张出版和发表的散文中的代表作品20多万字，不仅是他散文创作优秀之作的选本，就是放在当今文坛上的散文创作领域看，也可称得上是一部特色鲜明，具有较高艺术品位的散文佳作。

出生在云南高原武定县狮子山下一个叫恩德的彝族贫困小山村的米切若张，是云南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故乡父老乡亲、云南高原山水哺育成长起来的一名彝族作家，是神奇美丽的云南高原和包括彝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营养，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以赤子般的真情，优美的文字，去书写云南高原悠久而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去描画云南高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去讴歌高原原民族父老乡亲 and 代表性人物热爱高原、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民族精神和追求美好梦想、坚强勇敢、勤劳善良的民族品质。他用《情感高原》和《灵感高原》命名他的优秀散文集，可见云南高原在米切若张创作生涯中的重要地位。

《灵感高原》的特色和价值，概括起来说，就是史的厚重，情的真挚，文的优美。

在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楚雄万家坝的铜鼓作证，七彩云南可以说与整个中华文明同步前行的。米切若张以一名彝族作家的目光，从云南高原彝族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切入，书写包括彝族人民在内的民族的优秀人物，甚至一些平凡普通百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入选这本散文集中，既有他创作反映滇中高原大姚县丰厚悠久民族文化、神奇秀丽自然环境的长篇历史文化大散文的《滇中楚雄，高山仰止百草岭》《金马碧鸡，云南文化的骄傲》，写武定狮子山独特的明文惠帝出家为僧的历史传奇《狮伏龙潜帝为僧》《俯瞰西南第一山》等，也有从骏马获奖获奖散文集及其他报刊发表的散文中筛选出的佳作，如书写历经两千多年风雨侵蚀的“身蜀毒道”的《古道凋零 比花落更沧桑》，反映包括彝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对开发建设云南边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文化散文《历史睡过了岁月醒来——姚安都督府的前世今生》《罗婺彝女三知府》《尊师丙增瑞 赤子若张》《我的母族 我的故乡》，还有讲述作者亲人故事的感人篇章《羊信父亲》等，这些作品可以说组成了云南高原各族人民在风云激荡的历史长河中，为中华文明发展进步所书写的史诗般的壮丽画卷。

通过米切若张的这些作品，我们仿佛亲历了2000多年来，云南高原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云南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的正道沧桑。这里有唐“天宝之战”血的教训，更有德化碑所呈现的民族团结共同体和维护国家统一铮铮誓言的历史呈现，还有明代罗婺部落彝族优秀儿女三个女知府，从曾祖婆南胜到萨周、商智，她们个个目光远大，聪慧过人，心地善良，和黔国公冰晟一起，为维护国家的



稳定，避免宫廷争斗祸及边土，躲过朝廷侦探的耳目，千方百计保护善良柔弱的逆帝朱允炆避难于狮山寺内，长达40年后而安全返京度过余生；汉族中的有识之士，如把沉睡千年的姚安边上唱醒的李卓吾、杨升庵，为修筑连接南亚“蜀身毒道”历经千辛万苦的司马相如和巴蜀兵丁以及云南各族人民的血汗贡献，在作者的笔下也让我们身临其境。而一些身处底层，在最平凡甚至低微的岗位上，他们默默奉献一生的故事，也让我们心生共鸣，感动下泪。《羊信父亲》这篇获过《边疆文学》奖的优秀散文，写父亲在为生产队放羊5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放羊中的“五苦”伴随其一生，使他视羊为亲人，懂羊语、治羊病，成为弯腰驼背的“羊神”，直到包产到户，卖掉生产队羊群后，无羊可放，成为他最大的失落，从此，他人心忧忧，不幸被汽车撞倒留下残疾，任何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潸然泪下。

在挖掘和书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时，他既以一名彝族作家的赤子深情，去反映彝族人民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主人公的自觉意识与自尊自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又以更深远的目光去透视挖掘历史云雾中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内涵，达到忠于历史，又开拓出民族历史文化在现实中的积极意义，作品《我的母族 我的故乡》就非常典型地呈现出作家的这种想法，作品中，作者不回避故乡的贫穷与落后，也不遮掩一些陈旧民族风俗的不良影响。但他对于故乡母族人在特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苦得、累得、吃得、睡得“怡然自得”，毫无自卑之感，正是这种四得，造就了恕德小山村层层梯田接云端、灌溉水沟绕山村，明镜似的梯田亮汪汪，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秧苗绿油油，稻谷金灿灿。热爱故乡的赤子作家，把故乡书写得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故乡为人处世的道德境界的两个字：良心，更是被作家大加赞赏，尽情歌颂。进而上升到他的恕德母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如何从南诏迁徙到恕德，又如何与因朱元璋屯垦戍边政策来云南的汉族通婚，在民族的融合中，开发边土，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中的积极作用，自然也流露出作为一名彝族精英人物，在民族融合中消失的民族性的忧虑，但又心胸不宽

容：“站得高些，境界就出来了，从忧虑中走出，一个（封闭）民族被先进的民族融合和凝聚，何尝不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脉路和趋势。”

《灵感高原》文史思想内容的厚重品格，不仅是因为书中这类作品数量多，大部分作品，都可以归纳进民族历史文化散文类中。还在于作家忠于历史，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写作这类题材作品时，非常严肃认真，对于历史重大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不是一般地运用有关题材，泛泛地概述记录，而是认真查阅重要的史料、志书和历史文献，重要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人物都准确到年月，甚至日期。像明惠帝朱允炆避难狮山的史实，很难在《明史》上查到，他就从《明史纪事本末》、地方文献如康熙《武定府志·流寓》、天启《滇志》等志书上查找线索和记载，并从有关文学作品找寻佐证。这样写出来的惠文帝避难狮山的历史经过，就比较理性客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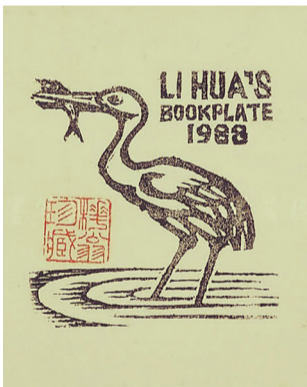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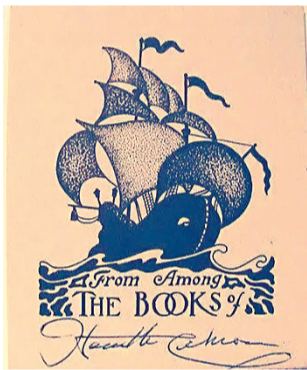
当然，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散文，它和史书、志书文献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必须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性。作者善于运用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增强这类题材的文学性。一是用文学形象的描写手法去代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录叙述。如写蜻蛉河畔“金马碧鸡”的传说，就从蜻蜓飞舞、鸟语花香的环境描写切入，把金马碧鸡传说的横空出世，写得神采飞扬，具有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二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书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还原人物事件的现场感，适当运用一些细节的烘托，来增强历史事件的真实感与人物形象的鲜活感，从而提高历史文化散文的美学价值。三是作者把自己融入到历史事件中去，甚至和历史人物面对面进行情感交流或评价，营造出一种既是历史的，又如现实的情深意长的感情世界，达到历史文化散文引人共鸣的文学境界。四是在作品语言上力求做到精炼美、形象美、生动美和情感美，书写出散文化作品的语言美来，从而增强其文学品位。如《云端》描写滇中黑竹山神奇生态自然风光，被他写得奇妙无比：黑竹山上，“千山万壑云雾缥缈，雾里阳光持剑舞蹈。一呼一吸，蓝天白云从鼻孔进入肺腑，心中日月朗朗乾坤。人间在我脚下，我在青山头上，云天在我头上，耳畔风起雨落，身边云卷云舒。蓝天湛蓝，白云悠悠，伴我，伴青山绿水，伴千年古树万顷绿涛，伴猿猴嬉嬉飞禽鸣唱，揽云天入怀中，踏云雾于足下，我得得意忘形，兴奋得狂呼大叫……”真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米切若张散文的语言美，可从这里略见一斑。

任何优秀作品，都难做到十全十美。米切若张散文进入到比较成熟阶段，某些缺点也显露出来。周良沛先生在评价他的散文时，大加赞赏时，也曾指出他的文化风光大散文，写得过于干净，追求大而全，也难免有旅游观光式的浮光掠影之嫌，还出现一些内容甚至语言在不同篇章中的重复出现，这也许和元璋屯垦戍边政策来云南的汉族通婚的风气有关。这样看来，在创作上坚持走自己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前行，不要去跟风，不要去媚俗，也许这才是米切若张的长处所在。

娜嬛缀珍

我爱上了藏书票

孙丽丽



每每闲来无事，我喜欢去旧书店淘宝，遇上扉页上带有藏书票的书，就买回来。因为最近我迷上了藏书票。

其实藏书票并不是印刷品，它是由版画家手绘或版画拓印的，也有画家一幅一幅手绘而成的，藏书票里有著主人的思想情趣爱好，而每一枚都需要由本人亲笔签字，且每一张都是原创，因数量有限，所以相当珍贵，如果一张藏书票是出自著名艺术家之手，这样的藏书票收藏价值就非常高。

藏书票虽小内涵却是丰富的，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大千世界，还可以欣赏版画家的奇思巧构、风格及技艺。藏书票又被称为版面珍珠、纸上宝石、书中蝴蝶，深受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藏书票的类型很多，大致分为文化、山水、人物、读书、寓言、抽象、动物等，图文并茂，色彩斑斓，知识性强，容纳古今，韵味无穷。小小书票，传递着某种思想，同时还适应各类品种和制作方法，趣味无穷，方寸之间却幻耀着思想的光辉。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提倡“版画运动”时，由留学日本的作家郁达夫、叶灵凤等介绍进来，并由版画家李桦、赖少其等制作了第一批藏书票。中国画家叶浅予、林风眠、张大千、潘天寿、傅抱石等皆精心制作过风格各异的藏书票。藏书票与邮票类似，篇幅都不大，但渐渐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其收藏的功能还超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这是当初制作藏书票和藏书的人始料不及的。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藏书票，是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封面内贴有“关祖章藏书”的藏书票。

应该说，先有书，才有藏书票，是书赋予了藏书票意义和价值。读书人因爱书而藏书，因藏书而收藏藏书票，一切自然而然。读书人整日里在故纸堆里徜徉、浸润，于是渐渐对那彩色小插图有了感情，及至爱不释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爱上了藏书票，当初肯定没想过这些藏书票会具有那么高的收藏价值。我现在就是如此。

阅读笔记

艰辛寂寞孕华章

张雪飞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书桌前，回到寂寞和艰苦的创作。这是我们的天职，更是我们的光荣。”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向广大作家发出这样铿锵有力的号召。

“寂寞”“艰苦”，这两个关键词，恰如其分地说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苦藤上结出的甜果。一个作家只有耐得住寂寞、下得了苦功，才能品尝到成功的甘美。

柳青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鲜活丰满的农民形象，成为反映那个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创业史》的成功，是柳青以忍受长期寂寞的创作换来的。

为创作《创业史》，1952年柳青把全家从北京迁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把一座没人住的破庙稍作修整，当成了住所。他在这个山村里一待就是14年。为了融入当地农民中，他剪掉了以前留的长发，脱下了干部服，这下从形象上看，他与当地农民毫无区别，一样的剃光头、穿对襟黑袄。为了摸透当地集市上农民的粮食交易情况，他和广大农民一样把手缩在袖筒里，行家里手一般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他还经常去农民家串门，往炕上一坐就天南海北地聊起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柳青老汉”。

柳青甘于忍受寂寞，写作不求速成，不图名利，对稿件的修改一丝不苟。他给自己定了“三不”的规矩：不讲创作经验，不登报，不照相。《创业史》出版后，他把所得的16000元稿费全都交给了公社。他去世后，朋友给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扎根皇甫，千钧莫弯；方寸未死，永在长安。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和褒扬。

以上说的是作家为了创作甘愿忍受寂寞的故事，下面再来看看作家在创作中甘于吃苦的故事。

梁衡是著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和科普作家，他跨界的领域涉及新闻、文学、政治、科普等。在年近七旬时，他涉足历史和林业，成为中国人文森林学的首倡者和实践者。文坛上流传着他为了写好树，曾遭蚊虫叮咬两次开刀的故事。

梁衡与树的深度结缘，源于2012年他与国家林业局官员的一次座谈。当他得知当时国土上活立木的木材积蓄量有人管，而树身上附载的文化还

文艺新观



今年董明带着先生剧社的同仁们入驻马家大院，为观众带来一部用全新方式演绎的话剧——《先生来了》。这部剧用现场表演加同步拍摄放映的方式，当场呈现鲁迅先生以及其笔下的人物，将鲁迅本人交织于他的经典作品中，让观众沉浸于烟雨缥缈的乌镇，看到月光朦胧里的闰土。

剧组将马家大院浓郁厚重的历史气息运用得淋漓尽致，身临其境间仿佛坐上了时光机器，重回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观众在观赏这部戏的过程中能感觉到一场乱中有序的碰撞，像穿梭在现实与虚幻的两个时空里。

鲁迅先生是一个冷峻的观察者，是一个以笔为刀的人，所以一直以来舞台上呈现的大多是以他的作品改编为主的话剧，以他为主人公的作品却很少。话剧中，鲁迅先生像一个读者亲身“体验”他笔下的人物，以鲁迅本人的视角，为观众呈现“鲁迅版”的“孔乙己”“狂人”，这是在传统话剧文本中的一种新尝试。

集该剧制作人、导演、主演于一身的董明说：“我有一个情结，想要将鲁迅先生搬上话剧舞台，所以我们想了非常多的办法去实现，最后我们采用了让鲁迅先生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的方式演绎，类似于一个作家去体验生活一样的感觉。去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我去浙江绍兴参加了一个戏剧论坛，在聊鲁迅先生的戏，聊了两个，一个是欧洲导演做的，一个是日本导演做的，但是没有一部是中国导演做的，更没有一部是将鲁迅先生呈现在话剧舞台上的，这是一个空白，我不敢说去填补这个空

没有人管时，找树、看树、写树从此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他计划写100棵树。而这些树，从纵的方面看要是历史里程碑，从横的方面看则是当地的地标。他用老树来讲故事，讲正史上至少有但又是名人、大事的故事。

要找到合乎标准的古树，就得跋山涉水，还得做田野考察，个中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时为了写一棵树，他常要耗时几年，来回奔波数千里，采访三四遍。这还不算，有时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2016年6月，梁衡冒雨去探黑龙江绥棱县的一片原始森林。途中，护林员提醒他一定要当心当地一种叫草爬子的蝗虫。第二天早晨，梁衡觉得身体不适，用手摸到肩部有一只绿豆大小的硬壳虫，半个身子已钻入肉里。吃早饭时，主人得知情况后说一定要在当地医院开刀取出，外地即使再大的医院也没见过这种虫，发病后会神经错乱。

梁衡不敢耽搁，立即到当地医院开刀取出。哪想中午赶回哈尔滨后，摸到腰背后又有一只，于是赶紧到医院第二次开刀取出。他回到北京一个月后安然无恙，大家一直揪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读懂了树，也就读懂了树上附载的历史。梁衡透过笔下的树木年轮书写大自然的沧桑巨变，树、人、自然、历史、文化交融一体，他称之为“人文古树”。目前，他已出版了《树梢上的中国》等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中华大地上众多古树的历史兴衰，从全新的视角来看生态、看环保、看人与树的关系，深刻地融入其“人文森林”的理念和丰富的历史内涵。

著名作家冰心说过：“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著名作家叶兆言曾说过，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不写到一百万字，根本不必去评价自己能不能走写作这条路。他还说：“一百万字是一道写作的门槛，而不是好和坏，就像是运动员，他必须打那么多球，必须无数遍地练习投篮，练习上篮，无数遍，才能打赢比赛。”

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辛寂寞的创造性劳动，要想有所建树，必须熬过“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寂寞，要有“宝剑锋从磨砺出”的奋斗精神。忍受住了在文学小道上跋涉的艰辛和寂寞，创作者终会发现，以前所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将会变成光，照亮前行之路，在文学的天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绚丽的文学图景。

白，但是我有这个初心和愿望去话剧观众呈现鲁迅先生，而且我们把这个事当作我们的使命。”

话剧用语言表达，舞蹈用肢体表达，而在《先生来了》中，两者实现了水乳交融。舞蹈始终贯穿于剧中的每个小情节之间，对鲁迅作品作出一种大胆而贴切的诠释。舞者以现代舞的表现方式，展现鲁迅作品中人物在多种情绪下的身体形态，探寻当下自我个体的内心情感与思想。舞者放大了身体的律动，释放隐藏在身体里的生命力，强化了整个剧目梦境、狂人、呐喊的叙事主线，更好地把观众代入鲁迅笔下的故事及思想意境中。

现场的配乐也采用了乐师演奏的方式为话剧配乐，把戏曲传统的锣鼓镲，中国常用的大堂鼓、小堂鼓、鼙，西洋打击乐手碟、箱鼓、音树，非洲特色的果壳摇铃等打击乐，以及琵琶的客串，通通揉进一块，不拘一格只为给现场观众带来最为极致的视听享受。

在剧中，阿Q、闰土、夏母、何小仙等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频繁交织，而这么繁多的人物全部由演员崔俊和张钰晨两人扮演，一人扮演十几个角色，在这些人物中快速切换和交替，崔俊说：“人物间反差极大，何其有幸，衷心希望不辜负先生，不辜负那些影响了一代代国人的鲜活形象。”

演员张钰晨说：“经典之作何必非要常规范演，我试图撕碎自己，从八个不同的角色中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从纯粹的热爱中去寻找纯粹的‘自己’，自在地活在戏里，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穿上服装，‘戏’就开始了。”